

和
1602
7



和 16
1602
7



柳文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音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

卯文
卷之二十九



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
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
鳥翼如大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
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
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
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
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
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起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與隙同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莫半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

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姆潭記

鈞姆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漫擊益暴鬪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歛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音茂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

者墜之潭有聲激音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姆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姆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竒狀者殆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音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

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音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匱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禮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即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縣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音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姆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栲石楠榎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膠轄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荔勃音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改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音由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刈坐而床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鐫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音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文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燕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
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豕
得以爲囿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
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
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瞭闊澗灣當邑居
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爲
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爲朝室又北闕之以爲陰
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
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
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
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
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
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
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
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異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
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
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
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

柳文卷之二十九
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或積于下
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
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
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
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
以云其山多檀多楮多篋音管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
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笱
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
有麓環之泉大類鼓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
無所見多綠書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

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
魚豆彘脩形糈音糈糈音徒酒陰處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
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溇水

柳文卷之二十九終

柳文

卷之二十九

八

柳文卷之三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瘖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瘖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
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

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
務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跪兀事
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
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
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
何敢更俟除稟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
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墮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
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
歛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
昔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
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
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
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
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
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
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
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
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懼怯渙
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
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

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力
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
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
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
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衰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
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
瘡癘就婚娶求允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
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尙而激其
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
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
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
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吡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
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
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
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廊
之上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
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
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慕渠記我哉茲拂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
得其所以薦得其所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
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
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
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
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

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己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尙書郎專

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

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
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
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
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
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
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
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
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惛鬱結具載所獻許京
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
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

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真孝德秉直道
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
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
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
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尙足自進
知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
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
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
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
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

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
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
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
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
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
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
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
者譎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
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

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
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尙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
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
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
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
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
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尙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
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
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
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曠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塗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元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貌結軌五忽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

白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白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訪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隣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

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髓意以爲常
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草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
視恍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
鵲舌啣韜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
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
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
嗟乎余雖衣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
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

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待遭時言道
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破
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
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
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
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
買上一畝爲耕疇朝夕譟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
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
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
 用南人檳榔餘芋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
 則膝顫音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
 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痂榮美切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
 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

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
 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
 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
 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
 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
 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
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
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
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
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
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
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
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

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便僻匍匐
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爲
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
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
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
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
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申問招眾口飛語譁然譸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違惕憂
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
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瓊瓊音者復以
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涵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上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怫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音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終

柳文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祿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

柳文

卷之三十一

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
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
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
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
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
雖死不可回也如同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
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
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
子累范煜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
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
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
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
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
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
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
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
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
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心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
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

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

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尙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言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宗元曰元生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
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
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且又二
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
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
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
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
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鳥
摧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
且古之言塋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

其足尙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
不尙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
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
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
忍撻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
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
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鄆去比竹茨草之室
而埳距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
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僞膏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
誠慙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准濟之清有玷焉若秋

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快
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
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
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
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
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能
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
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蘇之爲

爲果蘇癘痔之自爲癘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
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
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
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
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
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
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
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
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
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
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

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俊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元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

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草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

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畢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音灼見聖人立孝經之尖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

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
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
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
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輪平
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
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
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
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
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
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
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

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
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
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入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
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
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
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
爛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
才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

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潤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蠅蚘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藉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麗好詭

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合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宰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據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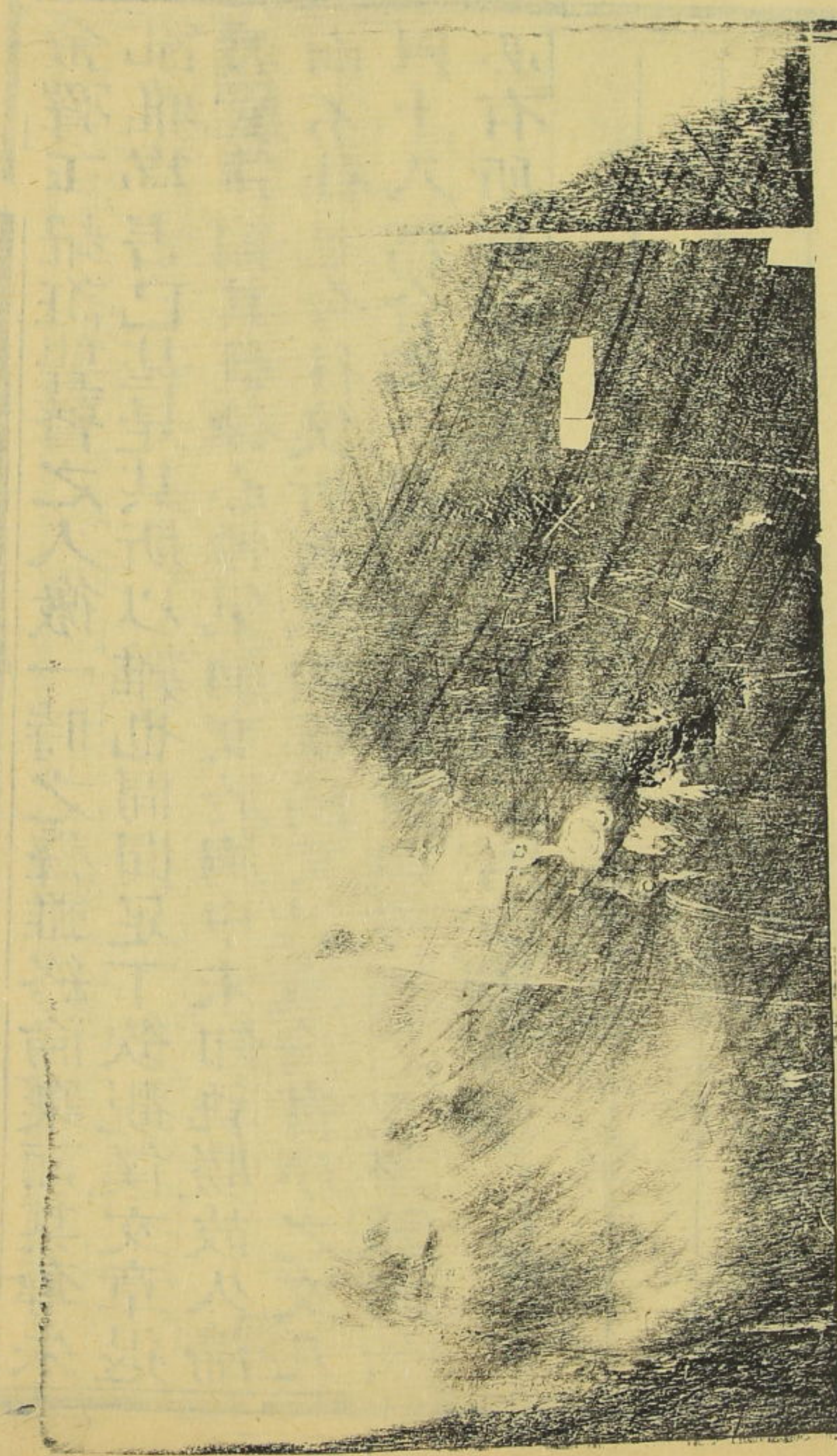
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剴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

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
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
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
力蹶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
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
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
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
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
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
神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
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

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
亂雅爲書已甚是其所以難也聞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
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
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褐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
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
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卷之三十二

書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蕡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
 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
 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兒
 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
 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
 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

柳文

卷之三十二

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見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
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
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
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_措俱
_切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
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
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

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
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
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
役於下則又不可見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
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
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
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
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
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
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

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
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
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
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
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
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
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
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之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
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蕩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
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磧燥悍所
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
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
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
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
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
精麓疏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上之薄厚石之高下不

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
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
愉由其麓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
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頰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
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
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
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
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竒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
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

脰音豆拘攣踠跌溥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
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
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
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
子之里燕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膏沒輕僂沓貪
而忍者皆可以鑿齒門制闕外山東之稚駮鄙力農桑
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諛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恃道甚
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沙者以類芙蓉而有
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
腸附子八角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

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
運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
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
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
畢其說宗元再拜

荅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
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
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
爲朋行則若帶縲索處則若關桎梏石丑于丑而無
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音隕焉若扑其形固若是

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言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
譽山澤之耀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
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
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思而內益智外訥而
內益辨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
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
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耀於我無有焉視世之
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
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
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
若昇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爲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
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
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
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
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
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
上池西小邱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
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

既言皆沮然眊

洛代切

思有以已兄

斯術而未得路間

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
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
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糲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
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
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
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音患
貫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
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
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言美言大利而從他人
之苦言哉今愚甚音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

歟不可歟壽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見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瓜指蚤起則嚶嚶饒饒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

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

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爲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誰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巳則是皆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怵則愚

願椎肥牛擊大豕切羣羊以爲兄餼窮隴西之麥蟬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君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訴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待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一終

柳文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眾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

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
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
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竒其書恐
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
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
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
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
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
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
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
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

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比下僕得歸溪上設有酒以俟趨
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
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
辭行急不可畱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
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
文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
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
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
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

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忘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大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

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

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
卽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
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
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
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
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
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
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
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
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
傳說口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恠

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
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
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踏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
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
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
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
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
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
剪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剪翦拘拘者哉子何
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

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汚雜器譁尙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

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疊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禿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竒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

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
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
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
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躄之已則決起奮怒
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
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音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
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竒歟二小子之道吾
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
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
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
化枯槁伏匿縲鋼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

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
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
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
處狂橫去聲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
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
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
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
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
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
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

柳文 卷之三十一
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
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
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
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
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
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
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
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
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畱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
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羸縮又

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
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
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
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
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
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
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
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
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
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
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

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合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駛音決騃音題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

戚耶但當把鋤荷甬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脩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荅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扒駭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瑯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虫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

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道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
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
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
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
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
篇僕乃拊掌慙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
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
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
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
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訛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
具以備還荅不悉崇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
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
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
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
以震驚左右而脂膏滫滂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
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
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
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
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
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

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
 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
 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
 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
 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
 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
 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
 脩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
 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
 埃黔其廬赭音音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
 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 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
 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
 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
 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
 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
 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
 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
 足下為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
 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
 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文卷之三十三終

